

重订屈原赋校注

姜亮夫



重訂
屈原賦校注

姜亮夫

天津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沛霖

重订屈原赋校注

姜亮夫校注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湖北路 27 号)

顺义县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9.5 印张 3 插页 351 千字

1987 年 3 月第 1 版

198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书号：10330·1 定价：4.95 元

重訂屈原賦校注序

我作屈原賦校注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成書。此時王靜安老師蹈昆明湖已十六年，我於世事，不能無私憂過慮之處，而『倚張爲幻』的局面不定，『糊口四方』，『托命』學校，嘗以此書爲資借。此後時有修潤，解放後北京爲印行，至精美，一再重版。至文革時，聞香港、台灣、日本皆有翻印。因自念成書已五十年，印行亦三十餘年，我學習稍稍有些進步，楚辭通故與楚辭學論文，都已寫定，且在印製之中，則此書應行修訂，一以少告罪於國內外讀者，亦以自正其謬誤失放。初重訂天問。上歲覺重訂全書有可能，遂據通故與論文兩稿，由女兒昆武爲一二讀之。因又自思，五十年前芻狗，何用煩心！等我熟慮後。知不得偷惰，蓋貽誤讀者，是不容輕視的。則把這書在當時印行時未即改正的塞塞縮縮不正之處加以訂正，是自己的責任，所以決定重訂一番。

這次的重點，放在（一）『明斷是非』與（二）『充實內容』兩事上。

有許多原則性的問題，論斷性的問題，起着橋梁性的問題，關鍵性的問題，是此次重訂重點。譬如高陽、庚寅二詞，此次得明白暢言，精詳考訂了。高陽是屈子思想的一

個根源，爲屈子認宗親的思想之所本，也即是屈子的立場，這個立場，是貫穿着對楚國、楚君、楚人民的忠愛之忱的根本立場，也是貫穿在全部作品裏的大動脈。當他愁思不解時，要想到『西方』，想到崑崙。崑崙是他的故鄉（猶今人言老家），忽賁臨而睨到了這故鄉，他大悲了，這等於後世之所謂『哭祖廟』。離騷、遠遊皆有此情。哭完後，還是得返故都（指郢都言）。故鄉，故都，有極大差別，爲千古來注家所不知。重訂中，明斷函義。又如庚寅一詞，我充實了他的內容，說明是楚人的吉宜日，也是戰國以來民俗所謂男命起寅之運用。於是，名也、字也、初度也、修名也，都活了。連繫到高陽，則『降』字也有根源。又如『耿介』『純粹』『善』『義』諸詞的作用。於是而屈子的政治、倫理、道德的根本上，我們都有了具體的認識。這是形成他對人世愛憎分明的基礎，論世、論人、論史的標準，統一了他在人生觀與宇宙觀的緊密連繫，……凡與宇宙的定則、人世的準則、事物物的法則有關的各條文，大體都重訂了一番。

其他如繆者，則刊落之、修正之，缺者則補充之，繁者則刪削之。這三點大體明白易見，不再舉例。舊新對照，自然明白。這裏面也許還有當補未補、當刪未刪的缺陷，都是我的責任。因爲我自上年八月大病以後，一點腦力也不能使用，目力更壞，使我無法再細細翻一次全書。亮夫序。

目 録

卷一	離騷第一	一
卷二	九歌第二	一三三
卷三	天問第三	二五七
卷四	九章第四	三九三
卷五	遠遊第五	五五一
卷六	卜居第六	五九七
卷七	漁父第七	六二一

重訂屈原賦校注卷第一

姜亮夫校注

離騷第一

王逸章句本有經字。寅按：史記原傳云：『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孟堅云：『始楚臣屈原，被譖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又云：『屈原以忠信見疑，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其他兩漢人皆無稱離騷作經者。又王逸後序稱：『孝武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孝章時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云云。此譌言也！安書不見藝文志，漢書安傳、漢紀孝武紀、淮南鴻烈解序皆言安受詔爲離騷賦（漢書賦作傳，從王念孫校改），而班固序騷亦不言經名。賈書世無傳者，不可知，逵傳亦不載此事。則稱經直始於王逸無疑。而追序安、固，更加經名，改易古說，以成私見，誣矣！不僅此也，兩漢稱離騷者多曰賦，雖見於漢書賈誼傳、地理志、王充論衡書案篇、應劭風俗通六國篇。蓋王

逸欲以離騷當經，九歌天問以下當傳（王本于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諸篇篇題之下，皆明標『離騷』二字，是以諸篇當離騷之傳矣），此漢世經生結習，欲以尊其所好，妄爲增益，蓋不可從云。

離騷一詞古今釋之者可得三說：（一）史記屈原傳：『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固離騷贊序同。此自字引申得之者。（二）王逸章句『離騷者，離，別也；騷，愁也』。（三）項安世家說與王應麟困學紀聞僉云：『伍舉所謂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與屈子之離騷，皆楚語也』此自聯綿詞立義。按天問：『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蠶』！王注：『離，遭也；蠶，憂也』；則離騷與離蠶同。漢以後則曰牢愁，漢書揚雄傳『迺作書往往摭離騷之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曰反，曰廣，曰畔，皆就騷而廣之反之畔之，則上言離騷，下言牢愁，一詞之聲變也。顏師古注引鄭氏愁音曹，說文：憤，慮也。宋祁引章昭說：萍騷也。是漢晉人已知此意。引鄭氏愁王念孫謂畔者反也，畔牢愁與反騷同意云云。意雖相近，而未全當。韋昭以萍騷釋牢愁，萍騷亦卽離騷聲轉，今常語也，自聯綿詞之通轉詳之，則謂心中不平之意。聲轉爲落索，顏氏家訓治家篇：『落索阿姑餐』，林逋雪賦：『清爽曉林初落索，冷和春雨轉飄蕭』是也。由此音衍，則蘊結不舒曰遼巢。見淮南子。局縮曰窶數。見釋名。今雲南昭通方言謂人煩瑣不清，亦曰窶數。讀如樓搜或曰落索，音如平聲皆古語之存者。引而言之，則步履不平曰踉蹌，詩

言『徐方繹騷』。繹騷聲變爲鬱陶，見五子之歌。蕭豪與尤幽相鄰，故聲轉爲憂愁，爲懊喪，皆今常語，而以訓詁字書之者也。倒言之則曰騷離，見前引楚語伍舉語。伍舉亦楚人，則離騷、騷離皆楚之方言矣。聲轉則爲憊佬，見廣韻。聲之變轉極繁，別詳余詩騷聯綿字考。此習於當時學術界影響之說。近三十年來，細繹屈子全部作品，定離騷之作創於懷王疏遠之時。與國事動亂時所作之遠遊不同。與放逐江南以後之情思大異。騷中所陳，尚欲求賢以佐國君，所傷不迎鄭袖、上官諸人之譖，與蘭蕙之化而爲茅，尚冀能反國相君，多不過逃隱一時而已。卽懷王入秦不返，莊躡暴楚，則國已危殆，無可事之君，遂進而欲遠遊，求去人間，爲羽人之僊去。設想校離騷之去人間世進一步。至頃襄怒而遠遷，九年不復，則懷沙、悲回風諸作，乃以一死自白，不作人世之想矣。其情思爲一死，與遠遊之爲逃，離騷之爲隱，不僅人世無可爲，天庭亦空言矣。統觀屈子情思之發展，離騷爲疏遠之情所困，欲隱之以待時，遠遊則家國已危殆，其情欲逃離人世，而懷沙、悲回風，國已成必死之局面矣。如此體認，則屈子豈鏗鏗小人憤懣亡身者歟？則王叔師釋離爲離別，此如後世別愁之比而已，於義爲最湛深，當從之。王逸離騷章句序：『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衰，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漢書賈誼傳：『屈原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安書：『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按諸家皆言離騷作於放逐

之後，此究極言之，非其實也。屈子放逐在頃襄王初年，而離騷之作，當始於懷王十六年爲上官大夫所讒而見疏以後，成於懷王入秦、頃襄嗣立之前。詳具篇中。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于字一本作寅，寅按作

於是也，離騷多用於，少用于。陬，洪補側鳩切，六臣注子侯切，朱注兩存之，錢傳側雷切。降字朱注平項反。寅按此所謂協音也。余別有屈賦韻考詳之，下同。

禮記曲禮：『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是帝乃王者死而有廟主之稱也。憲齋集古錄三有器銘曰：

有少神

己 A. 以 父

帝己祖丁父癸。祖前曰帝，帝而名己，則帝非上帝而爲人王，且爲先於祖之王矣，則帝者其始生之祖之稱也。吳大澂釋帝爲花蒂，余釋爲胚胎之胎，義蓋近之矣。別詳余尚書新證及文字機識兩書。○楚世家『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集史記、山海經、長沙出土帛書，及左傳、呂覽諸書所載考之，高陽乃南楚神話中之地方神，由天神派爲地方神，又由地方神變爲楚之人先。史記五帝本紀謂顓頊『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祇屬。』左傳、呂覽皆言『顓頊絕地通天。』皆儼然爲一至上神也。而長沙繒帛書，出自楚民俗之言，以爲『顓頊爲楚之先，生四子，分掌四方，千年而生日月』云云，明指顓頊爲楚之祖，

則天神降爲人王矣。又考顓頊爲蜀山氏女昌僕所生。生於若水。而顓頊妻滕嬭氏，在華容，則本爲西土人氏。若水在崑崙之墟，此屈子所至爲崇敬之地，蓋楚人以爲其祖自西來也。高陽本顓頊始封之地，或在雍邱。今湖北奉節、江陵間，多楚先人陵墓。以傳說自若水而東而南，層次井然，此高陽變爲楚先之往迹，蓋皆斑斑可考，不可忽視。詳余楚辭通故史實篇。○蔡邕獨斷：「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至秦，天子獨以爲稱」。

寅按蔡說至確，周金文中用朕作我者，多不勝舉。惟朕訓我，字義不可解，說文亦缺其義，甲文金文皆從舟，與龜甲同形，故字從兩手奉火，當爲灼龜見兆之義。借爲我者，疑卽今北地俗語自稱曰咱之聲轉。又今松江青浦間人言我，音如「*Ua*」吾之合音，亦卽朕之音變也。○皇考，劉向以爲先祖，據禮文爲言也。下文云：「皇覽揆余」，卽此皇考之

皇。禮「子生三月，父親命之」，則此必指原父無疑，故王逸云：「父死稱考」，於義爲得。且戰國之際，固多以皇考稱父者矣，徵之六國金文，則齊侯因資敦卽史記之因齊「皇考孝武桓公」，

卽因資之父。虢叔旅鐘：「丕顯皇考惠叔」，卽虢叔之父。頌鼎：「用乍朕皇考龔叔皇母龔似寶尊鼎」，龔叔卽頌之父。齊子仲姜罇：「用享用孝於皇祖聖叔，皇妣聖母，皇祖又成惠叔，皇妣又成惠姜，皇考齊仲，皇母」，叔夷鐘：「用孝享于皇祖皇妣，皇母皇考」，陳逆簋：「以享孝於太宗皇祖皇妣皇考皇母」，皆其證。其見於儀禮聘禮者曰：「孝孫某，薦嘉禮於

皇祖某甫，皇考某子」。此名又見於詩周頌閔予小子：『於乎皇考』，『休哉皇考』皆是。則劉向以爲先祖之言，爲不翔實。且『朕皇考』一詞，亦戰國習語，仲獻父敦：『朕皇考遲伯王母遲姬』；史伯頌父鼎曰：『朕皇考釐仲，王母泉母』。則不僅皇考稱父，而朕不以專指豪酋大君，又不僅詩書禮有其徵矣。且即以本文論，上言『皇考曰伯庸』，下言『皇覽揆余』而命名，義卽三月父命之制，勿事更張爲也。○『伯庸』，洪補以爲原不當斥父名，故亦主伯庸爲原先祖，其實誤甚。此序先世，非同指斥；司馬遷稱父談，班固號父彪，皆在自序，何諱之有！惟原身世，不甚可詳，伯庸之名，不見他書，爲諱爲字，不可臆度；疑爲化名，亦如正則靈均之爲原化名也，宜本孔氏蓋闕之義焉可也。○攝提，王逸用爾雅義，以爲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是也。按左傳呂覽以歲名指年爲恒見之事，王說是也，而朱熹必以爲星名，蓋本之史記，而陳第說雖有據，然顧亭林以爲敍時日不當無年歲，故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年月日皆具於義爲先。是屈子生當三寅。至近時友人浦江清推算以公元前三三九年正月十四日與歲星歲名兩合，調停兩異，適得吻合矣。○貞，古與鼎同字，鼎當也。馬融洛誥註曰：『貞當也』。○孟陬，王逸注『孟始也』，正月爲陬。朱熹義同。○庚寅，庚寅之爲日古今無異辭，然此爲楚民間習慣上之吉宜日（詳通故天文編，庚寅條）。古有男命起寅之傳說，戰國諸子多言之。於是而屈子之生

年月日皆寅矣。此卽下文之初度也。故父以此吉宜之日命之。此一關鍵性之語既定，則此文首八句自序身世之說爲思想情感深托之所在，而屈子一生熱愛宗國，服清白以死直之義亦遂大章矣。○降字原義當以自天而降爲本義，此屈子自言天生，猶孔子之言『天生德於予』之義云爾。降字集韻乎攻切，按降從夆得聲，夆入東而降入江者，東之變也。又按：離騷皆以四句爲一小段，故用韻亦以四句爲例，其有八句十二句者，亦四之累集。

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文選六臣本注云：「五臣覽作鑒」。宋

本東萊集注類篇觀瀾文集五臣注作鑒，洪補本同。梁章鉅文選旁證曰：「文選潘安仁西征賦：皇鑒揆余之忠誠，沈休文和謝宣城詩：揆余發皇鑒，注並引楚辭，知古本應作鑒也」。寅按梁說是也，鑒覽形近，且涉下文「覽余初傳，明朱鑒元重刊宋本楚辭，大小雖本，間一多校補引正德王鑒刊本，余下并有於字。文選西京賦注，沈休文其猶未悔」之覽而誤。羅振玉影日本唐寫本文選集注殘卷，文選六臣本，古逸本，端平本朱子集注，錢杲之離騷集傳，和謝宣城詩注，及掃葉山房本朱子集注，則字作於。

皇卽上文之皇考。○覽當作鑒，詳校。○初度王逸注：『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

合天地之正』云云，此說至確。余舊說從戴震以爲初生之謂字，空疏不與上下文義相會，非也。通故則以爲戰國以來相人之說，於古雖有徵信，而仍不切合于三寅巧會之義。近日方信王說之稽不可易。此言初度，度讀如塵度之度，正王逸所謂度其年時皆合天

地之正氣云云之謂也。○肇王注始也。○戴震曰：「鄭康成毛詩箋云：靈，善也。正則者，平之謂；靈均者，原之謂。」寅按戴說極確。屈子名字，此言正則，靈均，與史記本傳大異。後世又或以爲名原字平，紛雜益甚，而歷世以正則、靈均爲小名小字，或又以爲化名，皆支言謾衍之詞也。按名字當以史記屈原列傳「名平字原」說爲正。戴東原結合正則兩名，曰：「正則者平之謂，靈均者原之謂」說最邃密。然無所申說，余爲之說曰：平者古秤稱字，亦卽平準字。古以水爲準，水遇不平則流。秤、稱字取此立義，從丁，丁者以——爲擺，如今之天平，中有針持之，不平則針斜矣。其字之衍則爲率，爲協，字變則爲兩，繁爲兩。象橫杆下兩端有物，又衍爲稱。稱從再，亦兩之變，繁之則爲稱，音變義亦小殊，則爲戔。凡爲準可平，則必正。故平正古多連文。平正可爲準則，斯平，則借以「正則」爲說也。靈均均字，俞樾以爲昀之借，其說至當。其實古從土從田之字，義皆同。此在小篆亦有之，而甲文金文中則至繁多。靈當訓美，訓善。則靈均謂水土平樂原田每每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

紛，朱注音墳。

重，洪補儲用切，朱注宜用切，錢傳直龍反。修，朱注作脩，觀濶文集同。能，洪補叶音讀若耐，朱注本音奴代切，云能一作態，非也。寅按，態字是也，修態古恆語，招魂「姱容修態」是也。古能態兩字多誤，懷沙「非俊疑

榮，固庸態也，論衡累書篇引作能，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集解引徐廣本作能，皆是。慮，六臣注，洪補，朱注皆音戶。江離離字，文選五臣本六臣本作離，文選吳都賦注，思玄賦注，後漢書張衡傳注，說文繫傳引并作離。寅按作離是也。辟，洪補，錢傳，朱注皆音匹亦切，原本玉篇作離，北堂書鈔一二八引作辟，文選思玄賦注，後漢書張衡傳注，說文繫傳十二亦引作辟。寅按，當作辟爲是，詳注。作辟者沿芷從艸而譌。芷，書鈔引作荔。紉，六臣本文選作組，注云：『五臣作紉』，錦繡萬花谷引紉秋蘭句同。寅按作紉是也。洪補女鄰切，朱注女陳反，錢傳尼鄰反。佩，文選思玄賦注，御覽六九三皆引作珮，鄭風釋文仍引作佩，王樛野客叢書二十一引同。

紛，紛然美盛也，下文『紛獨有此姱節』、『紛總總其離合兮』皆同，此倒裝句也。離騷句法，往往以疏狀字動字倒置于主詞之前，如：『汨余若將不及兮』，『忉鬱邑余侘傺兮』，『高余冠之岌岌兮』，『貼余身而危死節兮』，『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溘吾遊此春宮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邇吾道夫崑崙』之類皆是。○內美，王注卽初度之德，寅按：王說是也，此字卽指前皇覽四句言。○修，讀爲荀子修身篇『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之修，楊注：『整飾貌』，卽下文慮江離紉秋蘭之事也。篇中修字，皆作此解，凡言好修者五，前修姱修者再，而特發端于此，此一篇之指要也。○慮，王注：『被也，楚人名被爲慮』。寅按慮訓爲被者，當讀爲儀禮士喪禮『幠用斂衾』之幠，說文：『覆也』，字亦作戶，卽下文戶服艾以盈要兮之戶。亦猶桑戶之又作桑慮也。幠之字或作𦰩，作𦰩，殷人以爲冠名，見荀子禮論篇。或省作無，戶、慮、無皆一聲之轉。古唇音多與喉音相

變，故訓被、訓覆，與戶、扈亦同一語根之字也。○江離，芷皆香草，說文：『江離，蘼蕪芎藭苗也』。芷，說文作茝，卽白芷，『藂也，生下澤，春生，葉相對婆娑，紫色，楚人謂之藥』。○辟，讀爲孟子『妻辟纁』之辟，劉熙注云：『緝續其麻曰辟』。扈江離與辟芷爲平列之詞，『扈』『辟』皆作動詞用。王訓辟爲幽，以爲芷幽而香，誤甚。○紉猶貫也，方言：『續，楚謂之紉』。扈江離二句，卽上文重之以修態，言己既有如此之內美，而又加以江離香芷之被，與秋蘭之佩也。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汨，六臣音于筆切。

朱注錢傳同，洪補作越筆切。不及之，洪曰不一作弗，錢傳作弗，校曰一作不。搴，說文引作撻。寅按，撻者撻之省變也，洪補音寒，朱注同，錢傳音丘虔切。又阰，六臣音毗，洪補音頻脂切，朱注音毗，六臣錢傳并頻支切。攬字六臣本云：『五臣作攬』，洪引一本作撻，一本作攀，朱注作撻，引一本作攬，一本作攀，錢傳作撻。寅按撻攬攀雜出，古字形之變也，本形當依說文作攀。藝文類聚八十一、爾雅釋草疏皆引作攀，是也。文選吳都賦注，字又誤作覽，洪補盧政切，朱注力敢切。洲，洪引洲一作中洲，朱注本同，按類聚引亦同。洲字朱引一本作州。莽字洪補朱注錢傳皆作莫補切，錢傳云又莫黨反。

方言：『汨，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汨』。汨余，卽余汨倒言也。○搴，說文作撻。『拔也』。方言卷一：撻，取也，南楚曰撻。則固楚語也。○南楚語小阜曰阰，大阜曰阰。○攀，說文：『撮持也』。○洲，詩毛傳：『小渚曰洲』。○宿莽，王云：『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寅按：九章『搴長洲之宿莽』，王注：『楚人名冬生草曰宿莽』。則

宿莽爲草名。按爾雅釋草：『卷施草拔心不死』，郭注：『宿莽也』。又郭氏爾雅圖贊云：『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此』云云，與爾雅注同。宿莽與上文木蘭相對爲義。莽古音如母，今入蕩。○又此四句與下八句通一韻，用魚模合韻。

此承上言，言有此內美，更加修飾，然余猶以爲將不及待，恐年歲衰髦。故朝夕擷採芳草，以自修飾。

以上屈子自悼之詞。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洪補釋文忽作留。寅按說文習尚冥。

也，義不甚可通，詳注。零字洪補錢傳皆曰一本作零。寅按一切經音義九十七引亦作零，然作零爲是。零本卷耳之名，亦借爲零落字。漢書敘傳『失時者零落』是也，詳注。遲字諸本皆作遲。寅按，遲，說文以爲猶文也。

忽，倏忽，速也。廣雅釋詁一：『疾也』。蓋馳之借字。忽本訓忘也。○其，如此其

也。○淹，爾雅：『久也』。○惟，思也。○零落，王注：『草曰零，木曰落』。禮記王

制：『草木零落』。按：零落乃雙聲聯綿字，不必分釋。零落所以狀其飄落之貌，後世

以訓詁字摹其聲，落既有義，零亦有義矣。廣雅釋詁：『零，墮也』。是。夏小正『票

零』傳：『降也』。義亦同。○美人，王注謂懷王也。按美人一詞，屈賦凡九見，或指美

婦人，或指女巫，或屈子自謂，或指楚懷王。王注是也。